

固原市当前农民增收瓶颈问题及对策建议

田娟

固原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宁夏 固原 756000

摘要：增加农民收入是“三农”工作的中心任务。“农业农村工作，说一千、道一万，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”。固原是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全域脱贫地区，辖原州区、西吉县、隆德县、泾源县、彭阳县“一区四县”62个乡镇794个行政村，总面积1.05万平方公里，户籍人口145.4万人，其中农村户籍人口106万人、占比72.9%，常住人口114.8万人，其中农村常住人口62.4万人、占比54.4%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业市。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439元（以下简称“农民收入”），是2012年的3倍多，新时代以来有11年农民收入增速位于宁夏五市第一，老百姓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但长期积弱使固原农民收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，特别是“三农”工作重心转向乡村振兴以来，农民增收的问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增速收窄、渠道单一、经济改善后劲不足、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新情况新瓶颈新问题。

关键词：农民收入；养殖增收；瓶颈；对策建议

1 农民增收面临的瓶颈问题

1.1 从农民增收现状来看，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。2023年固原市农民收入15439元，分别低于全国人均6252元、全区人均2333元（全国21691元，全区17772元）；农民收入增速8.7%，继续保持宁夏五市第一^[1]，高出全国1.1个百分点、全区0.5个百分点，但与全国全区农民收入绝对值差距呈现拉大趋势，统计数据显示，2016年以来七年间固原与全国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了1370元，每年年均拉大195.7元，与全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了195元，每年年均拉大27.9元，意味着固原追平赶超全国全区农民收入水平任重道远。

1.1.1 农民经济收入处在全国梯队末位。对比全国农民经济收入排名前三的省份浙江、江苏、福建，分别低了24872元、15049元、11283元（浙江40311元、江苏30488元、福建26722元）；对比排名倒三的省份，仅比甘肃、贵州高了2308元、622元，比倒数第三的青海低175元（甘肃13131元，贵州14817元，青海15614元）。

1.1.2 与宁夏兄弟市县的差距很明显。农民经济收入绝对值在宁夏五市中排名最低，分别低于石嘴山5611元、银川5420元、吴忠3405元、中卫127元。宁夏22个县（市、区）中农民收入超过2万元的有8个，固原5县（区）中没有1个入围。宁夏中南部九县区中，固原市原州区农民收入16131元、彭阳县15901元、西吉县15163元、隆德县14825元、泾源县13893元，分别位于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六、第八，排名第一的吴忠市盐池县农民收入达到了18053元。

1.1.3 目前乡与乡、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。乡

镇层面，农民收入最高的原州区三营镇17824元，最低的隆德县山河乡12254元，相差5588元^[2]。村组层面，农民收入最高的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23522元，最低的隆德县山河乡二滩村只有10242元，相差13280元，农民收入12000元以下的行政村多达20个。

1.1.4 现阶段返贫风险依然存在。固原防返贫监测对象8375户33498人，占宁夏的43%，远高于其他四市。2023年全市脱贫人口纯收入14929元，分别低于全国全区1461元、839元（全国16390元，宁夏全区15786元），其中收入低于10000元的还有1186户4863人，收入“不增反降”的还有617户2592人^[3]，是农民增收中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

1.2 从农民经济收入结构看，农民增收的空间趋紧。2023年固原市农民收入15439元，其中：工资性收入5757.4元、占比37.3%，经营性收入6942.8元、占比45.0%，转移性收入2717.9元、占比17.6%，财产性收入20.9元、占比0.1%（详见附表3）。从占比分析，转移性收入占比偏高，容易受政策调整影响；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，说明对资源利用相对不足。从绝对值分析，各结构收入整体较低，经济增长空间趋紧，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提升瓶颈困难。

1.2.1 在工资性收入上，劳务组织化程度不高，技能培训政出多门、偏散偏弱，劳务工资趋近“顶板”。2023年，全市的农村就业人员31.4万人，其中年就业半年以上的稳定人员18.4万人、占比58.6%，年就业半年以下的零散人员13万人、占比41.4%，加之劳务组织化程度整体不高，零散的务工人员没有稳定的揽活渠道，务工

的时间和收入都没有保证。^[4] 务工市场对年龄、性别、文化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农村就业人员中18岁—50岁就业人员占比81%,男女比为1.9:1,大龄农民、残疾、妇女、低学历等群体就业困难。全市农村就业人员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等级证书的14.5万人、占比46.2%,还有过半人员没有技能,只能做苦力活,劳务收入相对偏低。

1.2.2 经营性经济收入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上,二产加工和三产服务环节上收入偏低。2023年,全市农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6942.8元,三次产业经营净收入占比为87.1%、1.3%、11.6%,总体上一产偏大、二产太弱、三产不活。种植上还没有摆脱“靠天吃饭”的困境。全市耕地总面积489.74万亩,其中山旱地面积410.99万亩、占比83.9%,高标准农田256.42万亩、占比52.36%,农业灌溉面积78.75万亩、占比16.1%,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仅为17%,农业抗风险能力整体偏弱,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一些,赶上干旱、洪涝、霜冻等灾害收益就大打折扣。比如2021年,固原遭遇6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,当年农民收入增速大幅下降、排名宁夏五市最后,绝对值差距也与全区拉大了313元,与全国拉大了665元。种植结构上,种植粮食313.46万亩、占比64%,种植青贮饲草102万亩、占比20.83%,种植凉菜蔬菜、油料等经济作物74.29万亩、占比15.17%,除留作自用外,其余作物主要以原材料方式进入市场,没有商标、没有品牌,好产品买不上好价格。养殖上“小散弱”问题依然突出。大部分是一家一户的散养模式,养殖品种良莠不齐、血脉不纯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品质、品牌,市场份额占比少,活体交易占比大,容易受市场波动影响,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,农户养殖积极性就高涨,反之市场行情走低,农户养殖积极性就降低。以肉牛产业为例,2023年以来,活牛和牛肉的价格持续走低,全市的肉牛存栏数66.2万头,同比下降0.6%,这是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存栏下降。加工业上龙头带动不足、精深加工的能力有欠缺。全市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企业185家,主营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仅有39家,2023年全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2.5%,比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分别低11.5个、8.6个百分点。服务业上开拓新领域不足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。全市部分村发展种植和养殖以外的其他经营业,外出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给别人打工,自己开餐馆、搞经营的很少。农村物流规模较小,销售方式传统,一定程度限制了农村特色服务业的发展^[5]。群众把工资性、经营性收入上面临的困境形象地比喻为“三个看脸色”,就是“种地靠天吃饭,要看老天的脸色;养殖靠行情,要看

市场的脸色;打工人靠苦力,也要看老板的脸色”。

1.2.3 转移性收入上,产业资金发挥作用不足,对政策调整的研判和应对不够。到户产业补贴扶持政策一味地、过多地补贴在养殖端,对加工端、销售端扶持极少,没有形成全产业链、全环节扶持机制,可持续性不强,一定程度上成了过渡期内的转移性收入,没有很好地发挥撬动产业发展、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。

1.2.4 在财产性收入上,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,闲置资源利用不足、村集体经济相对滞后。随着城镇化和移民搬迁的深入推进,农村闲置校舍、厂房、办公用房以及撂荒耕地、退耕还林地等资产资源逐渐增多,但乡村两级在如何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,把这些“沉睡资产”变成“增收活水”上探索不足、办法不多、改革不够。

1.3 从内生动力看,干部群众增收信心不足。一些干部对“三农”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把握不准,对“三个转向”研究不深不透,还存在一味地靠政策扶持、靠资金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的“等靠”思想,在带领群众持续增收上谋划考虑得不深、不实、不长远、不系统。一些村干部特别是村党组织带头人,年龄偏大、学历偏低、能力偏弱,对村里的情况底数不清,发展思路也不够清晰。

1.3.1 群众满足现状,愿望不强烈。一些群众穷日子苦日子过惯了,日子稍微好转就已经很满足了,对更高收入、更好日子的愿望不够强烈,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改变经济收入,不仅是对自己目前状况更大的改变,也是对自己子孙后代的未来有着更深的含义,特别是过去“输血”式帮扶养成的一些懒汉自身发展能力弱、返贫风险高。

1.3.2 人情负担偏高,支出较重。虽然近些年全市上下大力推进乡村治理,一些陈规陋习得到了有效遏制,但高价彩礼、人情攀比、厚葬薄养、铺张浪费等问题仍然有不同程度存在。当前,全市农村婚嫁彩礼普遍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,群众在人情、宴席、彩礼等方面支出负担较重,一定程度拖了农民增收的后腿,这些现象要深刻反思。

2 增收发展建议

2.1 抓实“一个巩固”促增收。坚持“推动发展、增强动力、巩固成果”原则,完善防返贫监测预警机制,用监测帮扶的实效性和确定性来应对返贫风险的不确定性,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、成效更可持续,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。聚焦产业就业两个关键,扎实推进脱贫地区产业提升和就业攻坚行动,大力发展庭院经济,提高帮扶车间使用率,全面推动脱贫户零就业家庭动态

清零,促进脱贫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。

2.2 做好“两个提升”促增收。坚持拓宽就业、提高质量、延长务工时间“多向发力”,打造“固原劳务”品牌,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由数量向质量转变。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,重点解决好4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,确保“人人有活干、人人有钱赚”。提升社会保障水平,深化社保扩面提质工程,关心关爱残疾人,悉心做好低收入家庭、生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。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,探索开展“到户项目”补贴资金量化入股经营主体,推动产业补贴政策从产业前端向产业后端过渡、从生产环节向市场营销环节过渡,夯实特色农业发展基础。

2.3 挖掘“两个潜力”促增收。坚持“壮大一产、带动三产、撬动二产”的“一三二”产业发展新路子,稳规模、强品牌、提效益,推动肉牛、冷凉蔬菜、马铃薯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,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,拓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。挖掘财产增收潜力,培育发展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,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,推广契约式、订单式、股份式等经营模式,完善“保底收益+股份分红+经营获利”联农带农增收机制,让土地流转赚“租金”、参股经营有“股金”,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。

2.4 推动“三个转变”促增收。推动农民变工人,建

立“土地流转农户优先聘用”机制,就地就近吸纳农户从事项目建设、农产品初加工、分拣包装、田间管理、物流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,在企业工厂打卡上班,把农民变为“产业工人”。推动农民变老板,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,发展休闲农业、观光农业、采摘体验、乡村民宿、休闲度假、电子商务等乡村新业态,把农民变为“创业老板”。推动农民变市民,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,发展以乡镇为节点的城乡工农综合体,把农民变为“新型市民”,在繁荣三产中增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郝华勇,杨梅.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:分析框架与路径对策[J].湖北社会科学,2023(8):78-85.
- [2]高鸣,胡原.坚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:愿景、挑战和战略构想[J].南京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23(6):1-13.
- [3]岳国芳.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构建[J].经济问题,202(08):107-113.
- [4]邓悦,吴忠邦,罗连发.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?——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[J].南京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23(1):169-180.
- [5]马晓河.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[J].中国合作经济,2018,(02):43-44.